

诗路花语

## 亚龙湾丛书

■ 臧棣

某些更高、更宽广的兴趣出现在病人的视野中——荣格

比分分秒秒更心弦，  
留给我们的时间  
如同被赶进海湾的鱼群。

蔚蓝的表面下，巨大的潮流  
既捕捉宇宙之爱，  
也捕捉我们在生命的动荡中

所能迂回的深度。  
你并不打算挑剔  
风景如何入药。  
只剩下这么大小的世界之窗了，

只剩下留给我们的这一面了。  
每一次，  
彻底的治疗都伴随着某种领悟。

海浪的表演原本可以更出色。  
海风拼凑你，  
并赢得了记忆的碎片。

## 虫珀

■ 苗红军

一场邂逅  
成就了五千万年的经典  
否则，多少世投胎  
仍为昆虫  
蜂、蝶、蜻蜓  
依然翩翩

高山的青松  
伟岸，是人生的一种姿势  
或态度  
风花雪月的眼泪晶莹剔透  
粘住爱情

于是，世俗的眼里  
一切的不可能，成了可能  
一切的不现实，成了现实

如今，你俩的美丽  
挂在青春岁月的胸前

## 做个客居的海口人

■ 乐冰

做一个客居的海口人  
也是幸福的，就像我  
常常夸耀自己前世修来的福气

爱上海口从冬季开始  
逃离北方，丢弃一堆臃肿的棉衣  
乘一列单程火车直抵海口码头

走在海口西海岸  
请放慢你匆忙的脚步  
让椰风海韵抚平疲惫的心

在这里，我已经学会了慢生活  
望着蓝天白云发呆  
在深蓝色的海边寻一片宁静

## 鱼鳞洲

■ 何顺昌

琼岛西角鱼鳞洲，  
高耸云端几春秋。  
奇峰怪石看不厌，  
沐浴霞光更风流。  
千帆归来塔指引，  
万里航程歌无忧。  
海上仙境何处是？  
登临情满在心头。

## 广西德天跨国大瀑布

■ 王家连

德天瀑布泻千寻，  
卷雪翻涛骇浪奔。  
天遣大干交绝响，  
泉声路国作雷音。  
注：广西德天跨国大瀑布，位于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中越边境处。

投稿邮箱

hnrwbxb@163.com

# 海口茶楼

名家翰墨



■ 惠惠

海口的茶楼嗡嗡嚶嚶像蜂窝一样，他们谈什么？当然和世界各地一样，天南地北，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生活什么都来。这样说有点大而统之，比如说民族特性，哪一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酷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呢！说了等于没说。其实不一样的。

用国语说明地方文化不易，比如用“老爸茶”代替海口人的吃茶。有两重误：一，老年人海口话叫“老霸”，“阿霸”指的爷爷，“老霸”指的老头儿。眼下国语把它音译成“老爸”，写与听都像“年老的爸爸”；“爸”海口话发音“白”，语音与“霸”相距甚大；二，海口人说吃茶就是吃茶，并不特指某种喝茶内容及方式为“老霸茶”。“老霸茶”一词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。茶楼食物日趋丰富，资费不薄，大伙打定主意聊聊天谈个事，要杯茶点个包，算是租张桌子凳子，老头儿的经济能量，戏称“老霸茶”。这话说国语的朋友不知道，也不需知道，“老爸茶”“老爸茶”叫开了。海口人不管这些，“老霸茶”“老爸茶”一样，没人指望有潮州大餐可吃。

遥想很久很久之前的古代，海口人喝茶不会有点心的。现在海口话称一分钱为一百钱。可见一分钱在传统社会是大钞。最近看清光绪年间海口

兴建秀英炮台的费用清单，一共用银：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。笑死人啦，清王朝四大炮台之一的秀英炮台，费用算到分也算了，分下竟然还有厘、毫、丝三等级，真是闻所未闻。

古人可能有比丝还小的货币，海口人吃茶付的是这个量级的款。钱分得越细，说明社会因穷而精细，这个量级的钱同样得之不易。光吃茶不要佐物，海口人吃茶一定是谈的大事、不得不谈的大事！海南地处蛮荒，下海捞鱼，岸上耕田，有啥大事！恰恰是这样的地方有更多大事。

海南人是怎么来的，不是被命逼着，他们来海南干什么？古代中原人士进入岭南，要经过广东与广西交界处隘口，号称鬼门关。这算啥鬼门关？不过与故土隔绝的乡愁而已。无论从心理还是人身，琼州海峡才是鬼门关呢！诗人说，来海南“干之干不还”。想想看，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海，命运系在一只竹叶小舟，对故土更绝望了，心中犹豫是多么翻腾冲突，下船或是回头，这是生与死的问题。无论一个北方人士在海南繁衍多少代，时间磨灭了乡村的名字，却消灭不了村子所在的省份。我家先人，北宋末年从河南开封来的，我家先人明末从福建甘蔗园来的……孤独的人面对大海，他们不聚众聊聊，人要

疯了。海南人有的政治情结。马蹄得得，驿马从京城日夜兼程狂奔而来，抵达琼州最快也得一百二十天。胡人犯边，皇帝早把敌寇驱回大漠，海口人还在焦急。他们在茶楼里的退敌良策，像野草一样疯长；像今朝一样，他们分成两派，相互指责对方为卖国贼的事可能会有 的……

知道了吧，逐鹿中原，相距太远，海南人帮不上忙，替皇上操心，为北方人愁寒，是海口人解不开的心结。在茶楼里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这类事情。现在资讯发达，地球变村，谈资更多，莱温斯基，萨达姆、卡扎菲、巴沙尔等等都是茶楼关心的人物及相应的议题；叙利亚难民问题讨论，少不了海口人的意见。有人说海口人容貌不展，神情不阔，错！海口人的胸怀比海大。这说法虽然难于服众，海口人不嫌穷，不妒富，看得见的，谁不承认这事，谁的心理有事了。

茶楼是饮食店，说海口茶楼是意见沙龙也可以的。传统社会鄙视女人，女人绝少进入茶楼。男人在里头高谈阔论，更多的人默默倾听。说的人听的人都得到文明滋养，带有一种文化身份，走在街上脸色骄傲，回到家里气使颐指。老婆嘴上嘟囔，心里是乐意的。海口女人希望自己男人衣长裤白，知书达礼，胸

家在海南

■ 陈位洲

我突然便有了个冲动——走一趟船埠路。

这冲动缘起于父亲早年的一句话——这孩子也就是个挑船埠的料——当着娘舅的面，他这样说我。

我和父亲，若以年龄论，祖孙辈绰绰有余，他老人家七十多岁离去时，我不过二十出头。除去为求学而离家的几年，我在他羽翼下的日子，大多尚在不懂事的年龄。尽管如此，他在我生命中注入的一些东西，还是让我无法忘怀。怀念他的时候，有时我会想起这句话。

万泉河上游就从我家乡东南边缘的崇山峻岭中淙淙流过，有人在船行能够到达的地方建起了码头，码头的所在就是船埠。像一个体外循环的节点，船埠连接着家乡与外界的货物往来，与乡亲们的生活密不可分。

只是，两地尚隔着三十里的山路，之间的货物往来，只能人抬肩挑，再没别的办法。那时，船埠路上，负重之人，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小跑着赶路，这便是“挑船埠”。

父亲在村里，颇有些神秘色彩，谁家丢了头牛、丢了只猪，或者孩子走失，他给指个方向，说了方位，在那里，果真就找到了。不过，这一次，他看走了眼。现代公路运输的兴起，那条山路渐渐的远离，就像他的离世，不可逆转。我终归没能像父亲所预料，甚至连船埠路在何方，也不知晓。

不过，我还是很想走一趟这段山路。

我现在就走在去往船埠的路上。从乌坡小镇到牙石铺村，乡间水泥路还算平坦，两旁是大片的橡胶林，还有一个个槟榔园，树木的簇拥搭成一块又一块的天棚。南风吹拂，阳光灿烂。我知道父亲当年走的是条土路。我仿佛看到他身挑重担，大步流星，扁担一头挂着一个饭囊。我仿佛还看到，一百多年前，途经此地的美国传教士香便文，陶醉于大片的山茶花扬芳吐烈，对大自然的美景赞叹不已。我不为生计，也没有带着神秘的使命，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山路，一时竟说不清楚。也许我在寻找什么。也许我不过是想拉伸生命的纬度，年轻时总是憧憬未来，而上了年纪更喜欢向后追思。

牙石铺是山脚下一个苗族村落。我从村旁的小路开始登山。山路陡峭，好不容易攀到半山腰，很自然地便回首张望。俯瞰山下，一马平川，景色迷人。群山环绕中的这块小平原，方圆几十里，我知道其中有大大小小上百个村子，可它们全都藏起来了，藏在绿树掩映之下，只有小镇上那一簇楼房，将大地的绿衣扯开了一道口子。那是人类智慧加上欲望催生出来的花朵，在阳光的辉映下摇曳生姿，笑意盈盈。“含章可贞”，我

怀全世界。你看，他从茶楼回家，这男人是我老公！

多年前接待内地朋友，出租车上，我告诉朋友，我在家什么都做，洗碗倒垃圾……开车的女司机大怒，回头冲我鄙夷地喊，你不是男人！我愣了半天回不过神。都说海口男人被海口女人惯坏了，宠坏了。其实不然。海南男人在传统社会里是战士，地处险恶，他们修身习武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，每天夜里提刀执棒巡视家园是应有之务。怎好叫他们做家中琐事！时间不说，武士的尊严是要保护的，这见识全中国女人都有的。

当然，这是从前的事。喝茶归喝茶，该做的还做，现在海口男人做大事，开集团公司叱咤风云的大有人在。惯性在那，市井里冲前头的女人还多。看看腌海南粉的女人手脚多麻利，艺术得像敲扬琴似的；她们的丈夫在家里给她们准备配料，搬煤球切咸菜等等，汗流浹背一点脾气没有。还有一些热闹档口，妻子秤鸡砍鸡，丈夫挎袋子一旁收款。丈夫听不清款数，问一声多少？老婆没好气说，聋了么，三十五！旁人最好不要提意见让夫妻换过来做，不行。老婆的形可亲，嘴水也甜，能招客，男人行么？不行的！

别说那么多，生意是真，快快把摊收了，到茶楼坐坐。

# 悠悠船埠路

们的先人对大地发出的赞叹，应该也是大地的本来面目。若想拥有它，便要破坏它，不知其中有没有什么必然。

从山口处穿过后，一条羊肠小道顺着山体斜斜地向前延伸，仿佛没有尽头。耐心地走下去，以为到底，却发现，它拐了个弯，换个方向，又歪歪斜斜向前延伸，依然是无穷无尽。正疑惑间，它又拐了个弯，还在向前延伸。小道崎岖不说，恼人的是两边草高过膝，斜侵路面，树木也是枝叶横斜，又挂又绊。这路应该很久没人走了。在第一个拐弯处，它甚至连路都没有了。环顾之下，但见灌木荒草，藤蔓攀爬，可我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线浅草，左拐、向下。趟过之后，蜿蜒山道又展现在前方。

小路蜿蜒而下，隐隐约约，走了好久，却不知所终。夏日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斑斑驳驳，偶尔一两声鸟鸣，周围静得出奇。一种淹没的感觉，我迷失在时空的秩序中。时间是流逝的吗？我怎么觉得它是静止的，无所不在。有变化的，不过荔枝红了，芭蕉绿了；挑担的父亲走了，徒步旅行的我来了。仅此而已。我沉浸在宁静祥和之中，仿佛一转身，便能与时间的神秘和世界的本真素面相对。

山脚下一个小村子映入眼帘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。村里人告诉我，这里是加葵村，也是苗族村落。他们还告诉我，从这里去往船埠，尚有十几里，还要翻越一座山。

我的目的地是船埠。我选择继续前行。

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却发现，船埠所在已修起一座电站。大坝下面，是几近裸露的河床，不见当年的码头，岸上的商铺也已倾圮殆尽。信步走进去，那里杂草丛生，树林遮蔽，仅剩的半间瓦屋摇摇欲坠。我环顾四周，想在荒草中找出那个石子堆。有位老人告诉我，当年挑船埠的人，每到这里，总是虔诚地往石子堆上投放一颗白色小石子，是祈求，也是感恩。神灵保佑，他们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负。

我没能找到那个石子堆，攥在手心里那颗带着体温的白色小石子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将它安放。

没有了码头，没有了街市、没有了客商忙碌的身影，眼前一派荒芜。微风阵阵，我还是想倾听，能否传来船工号子，街市的喧闹，还有挑夫们苦中作乐的嬉笑声。

一切都过去了。我什么都听不到。不过，在这里，似乎有某种东西，它让我想起生活的本质。劳动和欢乐是那样的血肉相连，可我们已经把它肢解得七零八落。还有种什么东西，它提醒我们其实十分渺小，时间只需抖抖翅膀，我们的种种狂妄和自以为是全都灰飞烟灭。

异域见闻

## 纽约地铁的诗歌

■ 阿丁

在美国纽约的地铁里，有很多可以作为商业广告的橱窗，不是为获取利益而发布商业广告，而是放弃利益，让诗人发表诗歌作品。尽管这种行为的历史不过是二十来年的时光，但是却有一种标志和旗帜的力量！那种力量中，人生探索和生活支撑的马达强劲发动着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在日常的川流不息中，在劳作之后的困惑中，在生命的生长和感受过程中，从诗歌里一次崭新角度的思考，一个意念引起的发酵，一句带着哲学色彩的光芒，都可以在人们的忙碌中挤入眼帘，咀嚼之后，生发一次，或者是一生的改变。诗歌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力量的，改变一个个具象的人，从而改变着一个从抽象演变成具体的社会。

纽约地铁里发表的诗歌，既有年轻诗人朝气蓬勃的作品，又有年过耄耋的诗人那岁月凝成的思索。诗人们在社会激烈的变革中，也愿意把自己孵化出的作品，不再仅仅是放在在纸媒，而是撒欢在有着更加广阔天地的媒介，这其中也包括地铁。这些作品一旦被读者吸收，便是从平面化作了立体，甚至是长上了翅膀，做到了真正的飞翔。这么说，诗歌真的会不死，它也离不开生活。在一个被挤压的角落，在稍稍不注意便被忽略的匆忙里，诗歌还是在以自身的坚强和独特的视角，影响和改变着生活。

感谢纽约的地铁，他们居然可以放弃利益，他们居然懂得诗歌比利益有着更大的效能。据说北京的地铁也要效仿，在地铁里发表诗歌作品。但是这几天看到电视，京城的地铁人满为患，上班族已经把地铁挤成了毫无空隙的沙丁鱼罐头。在地铁站里，当“挤”还是第一念头的时候，诗歌在哪里？

我不是通过对比而妄自菲薄，而是想说，在“挤”的过程中，有平顺喘气的可能时，视线能够寻找到缝隙时，诗歌或许就可能露出峥嵘。

岁月如歌

## 冬至，带着苙去打茱

■ 郑立坚

当晚秋渐渐随气候越走越远时，初冬又向我们姗姗走来。这些日子，秋愁与惊喜都如此尖锐，而事实上我感叹秋天的多情，又渴望着初冬温暖的太阳。忆得去年冬至节，我回老家探望母亲，便到儿时经常玩耍的那片绿油油的坡地溜达，看见一群孩子在暖暖的阳光下打柶，倏忽地兴奋起来，孩子们的笑貌一直在我思绪中翱翔，既真实又具体，既天真又可爱。我又一次被孩子们的纯真与快乐感动了。

那天，朝阳投下微弱的光线在旷野上蔓延，北风吹得海棠树叶沙沙作响，然而，大地依然暖暖的。母亲割了二捆野菠萝叶，在树底下忙着撕去边缘上的细刺，又将野菠萝叶洗干净，放在太阳下晒软，然后编织出一个个像小枕头一样的囊，囊底有四个角，顶端有两个角，顶端留有一个小口，将浸泡沥干的大米装进囊里。

第二天清晨，母亲将装米的囊放入盛满水的锅里煮熟，成为袋糍，俗称“苙”。

这天正值冬至节，我刚醒来，母亲将2个苙和2个熟咸鸭蛋送给我，说：“三儿，你带上苙到山坡上和孩子们玩玩吧！”我接过苙和蛋，闻到一种浓郁的独特的野菠萝叶和米饭的香味，便将这两个苙打结挂在肩上走出村子，山坡上一群孩子已在那里作好打柶的准备。一个孩子拿着长50公分(直径3公分)的柶棒在挖坑，两个孩子在距坑30米的地方划界线。经过抽签，将8个孩子分成两个组(每组4人)进行打柶比赛。一组先进攻，二组防守。游戏规则是每轮每人击3棒，如没得分打完3棒，如果没得分即换人。一组让我先进攻。第棒，我把20公分长手指大的柶子横放柶坑上，用柶棒猛扫，柶子飞过界线，防守方的孩子抬起柶子往坑里扔，被我用柶棒反击，使柶子飞到4米处，我用柶棒在地上量了8棒，获得了8分；第二棒，我将柶子抛在空中，用柶棒猛击柶子，柶子飞过界线，对方拾起柶子往坑里扔，落在距坑1.5米的地方，我一量又得了3分；第三棒，我将柶子放在坑里(坑斜坡约30度)，用柶棒敲击柶子，柶子弹高约1.4米，我迅速地用柶棒猛击柶子，柶子飞过界线被对方接住柶子，我被淘汰了。一组第二个进攻手上阵，第一棒将柶子打过界线，对方拾起柶子往坑里扔，刚好掉在坑边0.4米处，没有得分，宣告失败；第三个进攻手上阵，只打第一棒得到3分，第二棒将柶子击不过界线而淘汰下来；第四个进攻手上阵，第一棒就将柶子打不过界线而淘汰。轮到第二组进攻，我们防守。为了不让我子伤害眼睛，我们4人都摘下帽子，用帽子接柶子。对方第一个孩子将柶子打过来被我用手帽子接住，他淘汰了……两个组就这样轮番进攻，累计分数，分数多为赢家。经过10个回合的较量，我们得了126分，对方只得102分，我们胜利了，赢了对方4个熟咸蛋。大家从挂在海棠树上的苙和熟咸蛋拿下，解开苙叶，掰开蛋壳，露出油渍闪闪的蛋黄。我一口咬苙糍一口咬蛋黄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苙蛋香味，让我感到十分惬意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了解到冬至节自汉代形成，唐朝十分盛行。各地都形成了各自的习俗，有些地方吃饺子，有些地方祭灶，有些地方吃粳或饼……如《道光万州志》记载：“冬至戒耕牛，牧童用风尾草织成囊，装米煮熟，携至牧所，较胜大小，群食嬉戏，谓之‘牛生日’。”由此可见，冬至节，又称牛生日，儿童带苙到山坡上放牛、打柶，集体吃苙伴于咸蛋，便成为冬至的生活习俗。

今天，想起儿时玩的趣味游戏，既怀恋又伤感，那童真童趣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五花八门的电动玩具、乐器、网络游戏已经占领了孩子们的生活爱好空间，而那些传统游戏能否还会被孩子们抬起？